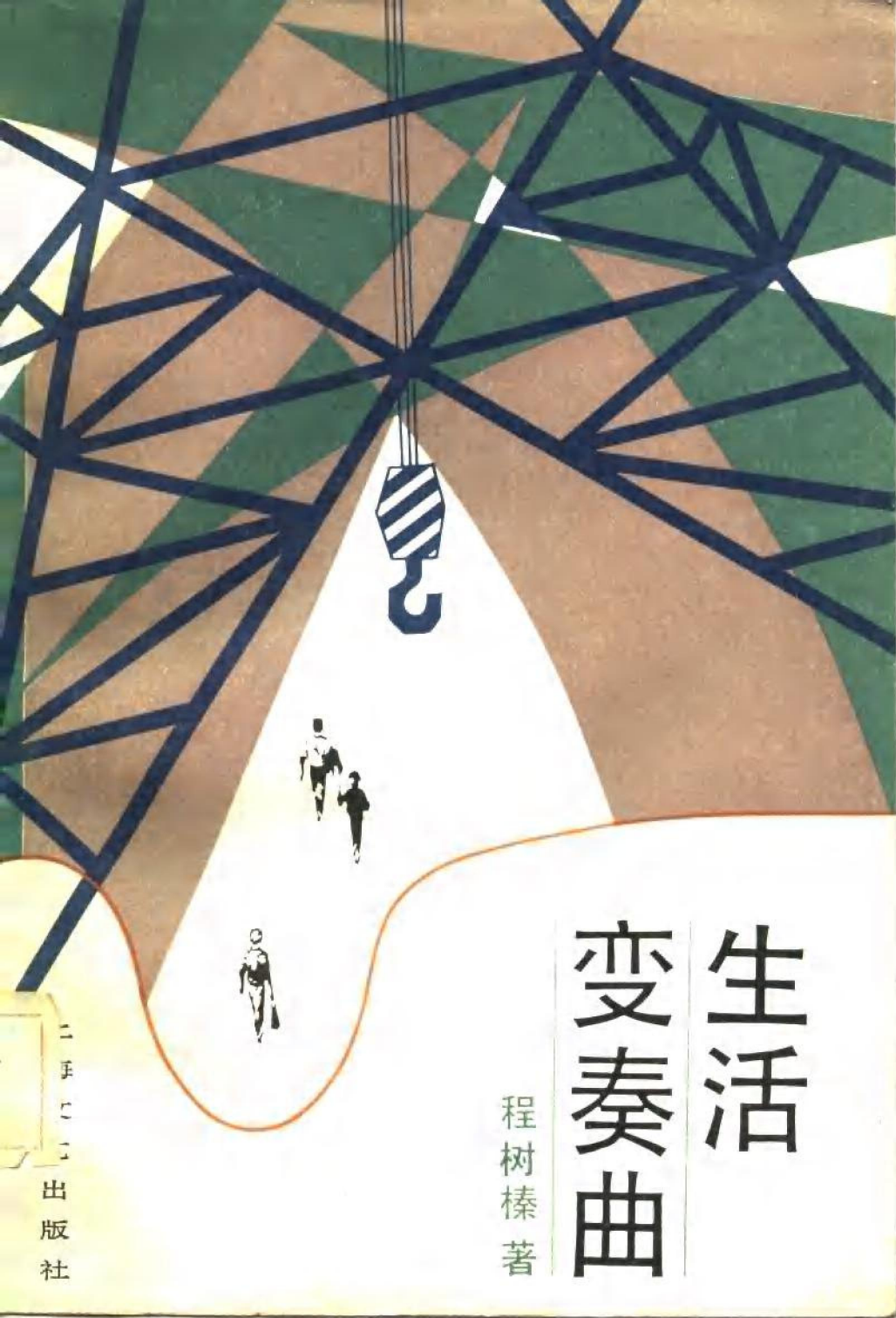




生活 变奏曲

程树榛 著

二
手
文
学
出
版
社

I247.5
1173

生活 变奏曲

程树榛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顾伟龙

生活变奏曲

程 树 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插页2 字数343,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0册

书号：10078·3539 定价：1.4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取材于工业改革的长篇小说。

作品通过东方机器厂在坚持改革中遇到的1230工程、技术储备、军工和民工协作等问题，以及羽、梅影、刘志君、刘志伟的思想冲突和感情纠葛为故事情节发展的主线，表现了从领导干部到工人群众对待改革的不同态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工业改革中存在的尖锐矛盾。小说的生活画面广阔，人物关系复杂，文笔流畅，较好地塑造了省委领导、工厂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工人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工业改革的发展趋势。作品从现实生活出发，热情地歌颂了厂长及羽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着力地抨击了阻碍改革顺利进行的因循守旧势力。

本书题材新颖，主题鲜明，时代感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

省委工业书记田明乘坐的小汽车，刚刚从大马路口转向省委办公大楼，斜刺里突然闯过一个人来，把汽车拦住。司机来了个急刹车，随即打开车门呵斥道：

“你想干什么？不要命啦！”

“对不起。”那人向司机抱歉地笑了笑，然后迅速地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信封拿出来，递给司机，“这封信请交给田书记，请他亲自过目。”说罢，急匆匆地转身走了。

“又是一个拦‘轿’告状的。”司机把信递给坐在后边的省委书记，然后继续驱车前进。

田明接过信封，拆开一看，只见两张雪白的信纸上，是用毛笔写的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信上写道：

敬爱的田书记：您好！

我们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东方机器厂发生的事，再也不能令人容忍了！厂党委代书记、厂长及羽任职以来，滥用职权，倒行逆施。以加强生产指挥系统为名，行削弱党的领导之实；以整顿领导班子为名，行排除异己之实；以按劳分配为名，行奖金挂帅之实；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名，行混

淆阶级阵线之实。党同伐异，乱改乱革，以致职工思想混乱，生产下降。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对省委直接关心的重点扩建工程1230，明上暗拖，阳奉阴违，至今仍然按兵不动。所有这一切行为，都与及羽和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不正常关系有关。他对这个女人言听计从，任其指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忧虑和不安。本着对党的事业和东方厂五万职工、家属的前途和命运的负责精神，我们不得不直接写信给您，衷心希望省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事态继续在作恶性发展。则工厂幸甚！职工幸甚！

此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东方机器厂一群革命职工

一九八〇年×月×日

看完了信，省委机关大楼也来到了。走进办公室，田明又把那封信仔细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惴惴不安。因信中所揭发的那个及羽，是在他去年复职后，亲自向省委推荐的。虽然前工业书记持有异议，说及羽为人刚愎自用，骄傲自大，不服从领导，但经多次磋商，在第一书记点头之后，还是同意了田明的意见。

在及羽去东方厂赴任之前，田明曾亲自找他谈了话，要他一定兢兢业业，把这个万人大厂搞好，从中取得有益的经验，以便推动全省机械工业的发展。当时，及羽再三推辞，不愿就任。他说自己才疏学浅，水平不高，难以驾驭这样的大厂；后经田明反复动员，软激硬调，及羽方应承下来。田明知道这种人的性格：一旦承受某项任务，定会全力以赴去完成；就象那种不驯服的牡马，一旦把轡给它套上，就会奋力驾着跑的。

但是，这封“拦轿告状”信，却提供了一个与他的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短短的两页信纸，描绘的是一幅多么严重的景象啊！

田明很难相信这个事实。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历经无数次的政治风浪，他自信很少认错过人；为什么在经过历时十年之久的大风暴，好多人都在这场风暴前露出本来面目，几乎可以一眼看穿之后，他却没能看准一个及羽呢？他困惑起来了。

田明陷于深深的沉思中。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他来回踱着步子，在寻求自己的答案。

忽然，他停下脚步，拿起桌上的电话，在拨了几个号码之后，他冲着话筒说：

“省机械局吗？请刘志伟同志听电话……喂，老刘啊，对，我是田明，请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好吗？怎么，你也正要到我这儿来？……也是为东方机器厂的事？好，你来吧！我等你。”

省机械局长刘志伟也正为东方机器厂的事苦恼着。他本来是这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去年才调任机械局长的。

他在东方厂工作二十余年了。早在一九五六年工厂刚刚兴建的时候，他便从一个县委书记的岗位，调到这个厂的金工装配车间当了党总支书记。在此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他都能紧跟上边的战略部署，坚持政治挂帅，顺着政工口那个不倒的阶梯，从车间的书记，一直升为工厂的书记。不少人称他是东方机器厂的缔造者，他亦欣然受之。因此，刘志伟对东方厂有着深厚的感情。

象一个被母亲亲自哺养成人的孩子，东方厂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对他来说，都是熟悉的，亲切的。特别是这个厂的干部，几乎都是经他培养和提拔的，用一句现在时兴的私房话来说：

“都是刘志伟的人”。在东方机器厂，他是一呼百诺，干什么事都得心应手。他就是这座机器王国的国王，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不管社会上的风浪有多大，他在这个王国里都坐得稳稳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浪够大的吧？史无前例嘛！多少人在这个风浪中受到灭顶之灾，唯独他刘志伟，仅仅在运动之初，在浅水里扑腾几下，连口脏水都没喝，就被那些知近的人拉上岸来，重新登上工厂的最高权力宝座——“革命委员会”主任。因此，刘志伟有句得意的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和刘志伟站在同一个政治台阶的人无不羡慕地说，这不是“钓鱼船”，而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刘志伟已经准备在这艘“舰”上安度晚年了。

但是，生活往往难能尽如人意。不知为什么原因，省委在去年年初却执意要把他调出来当省机械局副局长。他曾经通过他的老上级、前省委工业书记向省委写了几次报告，声言自己水平太低，难于胜任这项工作，还是留在东方厂继续干吧！再说，由这位老领导主持决定的、全省重点项目1230工程，也需要他亲自把它完成，以不辜负老领导的信任。而刘志伟内心深处的想法却是：宁为鸡头，勿作牛尾。省城的官儿都站在风口浪尖上，更加难当啊！其实，机械局副局长和大厂的领导是同一个级别，那种处处受人掣肘的七品官儿有多大油水！老领导很理解刘志伟的苦心，也曾认真为他周旋一番。可是，刚复职的省委工业书记田明，是个出了名的倔老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就冲着刘志伟烧起来了。说什么，工作需要，没有价钱可讲！幸亏老领导又及时地在第一书记面前说了话。说刘志伟是本省机械工业一员老将，为了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最好让他主持机械局全面的工作。第一书记一向是爱惜人才的，也就点了头。于是，原议职务前的那个“副”字，便被勾掉了。虽说不是“鸡头”，但也不是“牛尾”。

本来，当刘志伟愉快地服从分配前来省机械局就任时，原想提拔一下“自己人”来接他的班的。人选已经物色好了，就是那位市委常委、政治部主任李一鸣。这是刘志伟一手提拔起来的根红苗壮、信得过的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李一鸣以自己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保护了刘志伟“安全进垒”。这样经过战火考验的生死之交，在他离开东方厂之后，一定会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办的。而且李一鸣亦已作好接班的准备。就在刘志伟最后一次公出时，专意安排李一鸣代行自己的职权——是为交班作铺垫。因此，在职工群众的心目中，李一鸣作为党委书记已经笃定无疑了。谁料，名单一报到上头，却被卡住了。省委偏偏派了原任东北机床厂的厂长及羽来接任刘志伟的职务。为此，刘志伟曾多次向省委进言，反复陈述意见，又通过自己的老领导，面见了第一书记，竭尽举贤荐能之诚。谁知倔老头田明，硬是寸土不让。在僵持几个月之后，经多方平衡，方才达成一项妥协性各方均能接受的协议：及羽仅任东方机器厂的厂长、代理书记。刘志伟是想让及羽知道，你并没成为东方厂的实际一把手。这个最高权力宝座，还在机械局长手里攥着；什么时候交给你，要看你及羽对待上级的态度而定。态度好，和上级一个心眼儿，就再上一个台阶；态度不好，离心离德，那就另找机会，仍把李一鸣推上去。能进能退，机动灵活，是刘志伟行之有素的领导艺术。

但是，及羽却似乎看不到这一步。他到厂之后，便把刘志伟的“既定方针”扔在一边。在“改革”这一时髦招牌的掩盖下，另搞自己的一套。东方厂的那些老部下，不断地给他捎书传信，反映及羽倒行逆施的种种表现。最近的一封信，是几个人联名写来的。他们警告自己的老上级：若不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及羽的一意孤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及无畏”，说不定把

老领导——您所建立起来的基业给毁了！昨天，局里一位处长给他送来新出版的一本名为《探索》的文学杂志，其中一篇题为《追求》的小说，清楚地告诉他：东方机器厂的情况，远比他所想象的还要严重。现在，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恰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东方机器厂为省电视台掺沙子而派去当记者的那个江为红，最近也到东方厂去了一趟，在一些老同志的紧密配合下，拍摄了不少很有说服力的资料，它是反映东方厂现状的真实写照。刘志伟把这部电视片调来，在机械局放映一下，引起强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东方厂已到上级非直接干预不可的时候了！他们要求局长，赶快采取行动。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刘志伟不敢违背群众的意见。但，刘志伟又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这样大的事情，不敢自作决定，必须向省委汇报，取得省委领导的支持，行动起来，方为有力。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又是刘志伟的领导艺术之一。

正当刘志伟把各种情况都已掌握，在选择适当时机向省委汇报的时候，田明却先给他打电话来了，约请他去谈一谈东方厂的情况。机械局长心里暗暗高兴，东方厂这些老部下，还算有头脑，没有辜负他过去的言传身教。他们不是仅仅向自己的老上级写控告信，而是把网撒开了！省委书记找他了解情况，要比他主动要求汇报，有力得多，也有利得多。时机，对政治家来说，太重要了！

根据刘志伟的要求，汇报会在省委办公大楼五楼的小会议室举行。这儿比较僻静，一般工作人员很少知道这个所在，在此开会，既不引人注目，也不受外界干扰，刘志伟不是个缺乏谨慎的人。

刘志伟把机械局的两位处长也带来了。这两个人对东方厂

的情况也颇为熟悉。他们都是东方厂为省机械局输送的干部，是在各方面都能和局长保持一致的人。

田明准时来到会议室。随他同来的还有省委调研室、省工交办的几位同志，他们是田明特意约请来的。进屋之后，田明向刘志伟等三人打了招呼，便随意坐下，从身上掏出香烟，抽了起来。

“田书记，人到齐了，开始吧！”旁边一个人提醒道。

“好！”田明习惯地用手拢了拢他的花白头发，开始说话了，“同志们，今天这个小型汇报会，主要是介绍一下东方机器厂现在发生的一些情况，在座的都是比较了解和关心这个厂的人，大家在一块儿兜兜情况，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好。老刘，”省委书记向机械局长点点头：“是不是请你先来谈谈？”

“那也好。”刘志伟欠身答道，“现在，我想先汇报一点原始情况，请靠近窗口的同志把窗帘拉上。”

大家听后都有点莫名其妙。心想，刘志伟这家伙又要搞个啥名堂？熟悉机械局长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刘志伟是很有一番技巧的。前许多年，有不少人听过专门为刘志伟安排的汇报会，这些汇报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大概又是省委精心安排的。因此，大家都一齐望着田明。其实，田明现时也同样莫名其妙，不知刘志伟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他却用自己的行动响应了刘志伟的要求，率先站起来把窗帘拉上。其他人一看省委书记已经照办，想必是事先研究定了的，于是，也纷纷站起来，去拉窗帘。

窗帘全部拉上，室内一片漆黑，刘志伟转脸对坐在会议室角上的一个年轻人说：

“小江，开始吧！”

“哗”地一声，一束亮光，直射到对面雪白的墙壁上。接着，

蹦出来一个接一个的黑体字，组成一组粗犷、严肃的大标题：

东方机器厂向何处去？

下面附上一行小字：内部资料电视片。

随后，便出现东方机器厂雄伟的外景：高高的厂房，如林的烟囱，粗大蜿蜒的管道，上班的人流……

解说员用严峻的声调，进行简要的提示：

最近一段时间，记者到东方机器厂采访，看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情况，随手把它拍摄下来，请有关领导和机械工业战线的同志认真思考一下，东方机器厂的现状应该怎样解释，它应该向何处去？

随着解说员的余音，出现了下列镜头：

一列火车徐徐开进车站，车厢上放置着巨大的包装箱，箱上写着：发东方机器厂。

汽车将包装箱运到东方机器厂，打开箱子，露出一台台崭新的机器，上边铸有东方机器厂厂徽的标志。

解说员的声音：这是一些不合格的产品，被用户退回来了。一次不光彩的旅行！

一艘巨轮，呼啸着靠近码头，船舱里装载着巨大的包装箱。箱上印着一行行外文。

包装箱被运到东方机器厂，工人们打开箱子，露出一件件巨大的机器零部件。

解说员的声音：这又是一批不合格的机器产品，它被×××国退回来了。它们带回的不是光荣的海外风光，而是屈辱的标志。

在东方机器厂的招待所里，各路口音、各种装束的客人，面

带愤懑之色，出入其中；然后又忙忙碌碌地走进工厂办公大楼，在销售科里，一张张面红耳赤的形象。

解说员的声音：你们知道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吗？他们既非参观，又非学习，而是来退货、撤销合同的。

在高大的厂房里，工人们蹑蹑跚跚，无所事事；有的女工，怡然自得地坐在那儿打毛衣；而不少崭新的机器停在那儿睡大觉。

解说员的声音：是工人们为国家创造财富，还是国家花钱养活一大帮闲人，是不说自明的。难道是东方机器厂的工人自甘落后吗？

在办公大楼的最高一层，有人摘去政治部的红牌子，换上总工程师室的黑牌子；摘去学大庆办公室的红牌子，换上企业改革办公室的黑牌子。

解说员的声音：这一红一黑两种牌子的改变，是很耐人寻味的。

最后，屏幕上又重复出现了工厂壮观的外景，但上下班的职工，却行止懒散而表情冷漠。

解说员的声音：两年前，这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工业学大庆单位，今天，却变成这种冷落模样。严峻的现实，摆在工厂的领导和广大职工面前：东方机器厂向何处去？

屏幕最后一个镜头是：“？……”

声音至此戛然而止，电灯复亮。

刘志伟紧接着说：“这就是我的汇报。”

但是，随后却是长时间的沉默。人们在互相观望，寻找恰当的语言。于难耐的沉寂中，田明发话了：

“谁还有要说的吗？”

“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补充。”跟随机械局长来的一位处长发

言了，他从手提兜里掏出一本杂志来，慢条斯里地说，“这本文学杂志这一期发表一篇小说，题目是《追求》，它是以东方机器厂为背景写的。小说的主人公，很象这个厂的厂长及羽。文章对东方厂最近一年的工作，进行了脱离实际的美化，对及羽本人，也作了言过其实的赞扬。现在，我摘引其中的一段话，请同志们听一听，便可见一斑。”随之，这位处长便翻开了杂志，高声朗诵起来：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齐宇的才智和胆略，在这风云变幻无常的十几年，受到充分的考验和锻炼。四十多年前，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们看到的齐宇，便是千千万万‘中国的脊梁’中的一个！请同志们注意，齐字者，乃及羽的谐音也！”看来这位处长也不乏文学修养，在讲述中间，也情不自禁地显示自己的文才来了：“《追求》的作者对及羽如此赞颂乃尔，而对工厂的前任领导，却进行了肆意的诋毁，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东方机器厂的现领导和工厂的本身一样，一步步地往令人担心的道上走……”

田明听后，眉头皱了几下，没有立即表态。他顺手把那本杂志要了过来，迅速翻到名为《追求》的那篇小说，默默地看了几页之后，淡然问道：

“小说的作者‘沉重’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的真实姓名叫梅影，东方厂夜大教师！”处长答道。

“一个三十九岁还没有结婚的老处女！”刘志伟从旁补充一句，“对男人颇有一番吸引力。”

“你对这个女人很熟悉？”田明转而问刘志伟。

“这个……不！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刘志伟多少有点慌忙地回答，脸上出现几颗细小的汗星星。

“噢，是这样……”田明似乎感觉到一点什么。他稍稍沉思一下，然后便当机立断地说：“看来，东方机器厂的问题确实不少，也很复杂。不过，先别忙作结论，搞个调查组去了解一下吧！等问题摸透了，再共同研究个解决办法。”田明又向刘志伟征询道：“老刘，你看这样做好不好？”

“我完全赞成田书记的意见。”刘志伟毫不犹豫地说。他面向大家，似乎不是在回答田明的话，而是一种郑重的表态。但是，紧接着他又建议道：“田书记，为了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些，在调查组未正式组成前，我先去摸摸情况吧！”

“我同意！”田明回答得很果断，“去东方厂之后，顺便了解一下1230工程的进展情况；告诉及羽，今年无论如何要把它攻下来，省委对这项工程很关心。”

“我也正有这个意思。”刘志伟连忙答道，“就此机会，我还想把丁少白送去上任，东方厂的技术力量也亟需加强。”

“北方厂让步了？”田明问。

“他本人希望去东方厂。”刘志伟没正面回答田明的话，“他说，非常感谢省委领导对他的信任，使他想搞1230的多年夙愿得偿，一定不辱使命！”

“太好了！”田明满意地说，“转告及羽，对这样学有专长的人才，要倍加尊重和爱护！”

“我一定如实转告。”刘志伟回答得很坚决。

第二章

东方机器厂的厂长及羽正陷于深深的苦恼之中。

及羽来到本厂已经一年多了，到现在还没完全理出头绪来。这个厂太复杂了。

他是硬着头皮被省委工业书记田明推上马的。

东方机器厂兴建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我国第一批重点企业。建厂二十多年来，随着我国急剧的阶级斗争风浪的浮沉，也有过几次兴衰。那个风浪一大，生产就降下来；风浪一小，生产就升上去。有一年，它的产品产量和质量，竟接近国外同行业的先进水平，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被批判为不抓阶级斗争的一年。但是，当一九六六年那场史无前例的狂飙卷过，它就一蹶不振了。此后，折腾一次，每况愈下；又折腾一次，每下愈况。到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年，还没缓过劲来。管理混乱，质量下降，人心思动，是机械工业有名的重灾户。几年来，曾数易厂长，终因灾情太重，未见起色。相反，这些“外来户”却一个个地被“起”走了。只有党委书记刘志伟的宝座稳如泰山。因此，在东方厂流传着这样的民谚：

共产党的天下刘家的厂，

外来户休想当厂长！

及羽深知个中底蕴，起初也是坚决不愿来当这个厂长。但是，他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怕激将法。田明就抓住了他这个弱点。在和及羽谈话时，田明是这样将他军的：

“事在人为，你也不敢为了？”

一句话把及羽问住了。

这是及羽的一句口头禅。不管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总是用这句话来策励、衡量。及羽认为：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事在人为，就看你敢不敢为！”

这股劲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他也没丢掉。他原来所在的东北机床厂，在“批林批孔”时，居然发生这样三项“复辟”事件：在工人中实行按劳分配，搞计件工资；把“造反”上来的火箭干部扒拉下去，各就原位；将一批技术人员晋升为工程师，提级加薪。造反派对这三件事曾进行深入持久的革命大批判，但及羽却因此获得“及无畏”的称号。

“原来‘及无畏’也是个‘银样蜡枪头’！”田明向及羽思想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猛烈锤击，“一碰到东方厂这样的硬头货，就变成胆小鬼了！”

一下子，薄弱环节被击断了，及羽拍案而起：

“我去！”不过，马上又加了一句：“我得有个条件！”

“说吧！我全都答应！”田明说，“除非你要天上的太阳和月亮。”

“把刘志伟调出去，我兼党政一把手！”

虽说要的不是太阳和月亮，田明却半天没开口。他深知，刘志伟是有来头的，省里和部里都有为他说话的人。但是，大话已经说出口了，难于返悔。激于一时义愤，省委书记也拍案而起：